



留下的和飘走的

侯建臣

我对时间的概念，没有过去和现在，只有留下的和飘走的。

这好比我把时间当成了河流，站在岸边，看着西去的夕阳，听着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水流的声音，我感觉到的不是时间正在过去，而是水正在飘走。最终，留下的留下了，飘走的飘走了。是的，我真是感觉那时候水也是飘走的。

村庄前边已经没有河流，好多年前河里的最后一批水流走以后，就再没有水了，没有水的河流，我一开始还把它叫作河，我渴望它在突然的某一天再流起来，然而又过了若干年，河没有流起来，却长满了杂草。杂草一年长起来又枯下去，接着在下一年又长起来又枯下去，这是杂草的宿命，我无意于关注这种宿命，却抬起头看着头顶上的天空，流出了眼泪。

我爬到村庄背后的梁上，后边是一条废弃的小渠，也许它也曾经起过作用，但已经荒废很久，有好多地方让人开辟出来种上了庄稼，还有好多地方也

让杂草作了据点。周围的石块、土堆，有的还是原来的石块、原来的土堆，有的已经不是。鸟叫的声音也是，还有不少鸟的叫声是原来的声音，听着听着，就感觉时间还留在这里，留在那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声音里。村庄就在前边，靠紧了身子偎在一起的房子、独立站着的树，在老庙上空溜达的铃声……它们还在，它们是一直存在于这里的时间。

还有炊烟。炊烟也是生长在村庄上空的庄稼，杂草的味道、牛羊粪的味道、老榆树的味道、水烟袋的味道……

炊烟集合了村庄所有的味道，然后，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炊烟还集合了黄泥土炕上老故事的味道、新生婴儿第一声啼哭的味道。炊烟的味道，也就代表了村庄的味道。

黄昏来临的时候，炊烟再一次从村庄出来，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最后把村庄和天空连通了。突然之间，我激动不已。

我经常这样站在村庄的黄昏，我经

常从城市的某一条大道上一路狂奔，没有谁追赶，我却有逃跑的感觉。我是急切地要回到村庄的，我许多次在梦里看到村庄的好多东西正在飘走，我的记忆也在飘走。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抓住什么的欲望，那是特别强烈的欲望。

是的，急切地回到村庄，我是被那强烈的欲望控制着的。狂奔在回到村庄的路上，有一种声音就一直在我的耳朵边响着，最后渐渐地响成了炊烟的样子。

“对坝坝的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是我要命的二妹妹……”

“亲疙瘩下河洗衣裳，双圪膝跪在石头上……”

“二姑舅捎来了一封信，他说西口好收成……”

……

这些都是炊烟的样子，我是在这萦绕在耳朵里炊烟的陪伴下，看到那棵老杨树的，看到那个大碾盘的，看到那只不会再对着陌生人大叫的狗的。

原来在我的心里，炊烟的样子也是一首首民歌的样子，当炊烟依然在村庄上空生长出来，依然会把村庄与天空接通，我知道有好多东西还留着，没有飘走。

然而，村庄里的好多东西飘走了，河流飘走了，下河洗衣裳的亲疙瘩飘走了，二妹妹飘走了，小英莲送别走西口的男人的一声声呼喊飘走了……还有一些东西，正从村庄飘走，将从村庄飘走。想到这些，我的心情会变得越来越低沉，坐在电脑前，记忆中那些还没有飘走的东西，在记忆里飘着，一直飘着，或许是怕它们一下子飘走，或许是想趁它们还没有飘走，我一个字一个字、一行字一行字，打出留在记忆里的那些往事，留在记忆里的那些人，以及留在记忆里的那从炊烟里长出来的乡村小调……

是的，留下的也将飘走，比如此时，一个年又飘走了，留下一些岁月的碎屑在日光下徘徊着，等待被另一场风吹走。

闲时看书

小夏

惯是无处不看书。早晨的时光无比珍贵，每天争分夺秒地忙完，我一定要提前二十分钟出门上班，因为这个时间不是交通高峰期，公交车多，往往人有座。我最近排安静地坐下，四十分钟的车程，书是绝佳的旅伴。午休在快餐店里吃饭，十分钟解决掉前的盖浇饭，拿起书轻松在店里打发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肚子填饱了，头脑也充实了，真是再也没有这么合适的看书地点了。我的手机里没有一款游戏，满是下载的电子书，平时那些十分八分的空闲时间，打开手机看上几段，或者去某个喜欢的阅读公众号读一篇妙文，心里是满满的快乐。

欧阳修总结平淡读书分为马上、枕上。如今“马上”变成了车上，“枕上”却不敢深读，唯恐头脑兴奋难以入眠。想当年睡前必读金庸的日子，如今是断然不敢尝试。“厕上”读书却是比之古人不知要舒服多少倍了，那些轻松有趣的书籍，抱歉哦，让你们长久地待在虽然干净却不见阳光的卫生间里，谁让你们那么好看呢？

与书之缘，今生难得。看书的时候，心会走出去很远，目光中有旧时月，也有未来的天，思绪跑回尘世后，却是书香弥漫，温暖每一寸寂寞的时光。

在哪里看书并不重要。我个人的习

正月里的离别

康风

很多人过年，要经历春运：返乡、返城。所以，正月里不仅仅有节日的欢聚团圆，还有欢聚之后的分别与不舍。比如我，以及很多像我这样从农村走出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在我八九岁时，我的父母就进城打工了，当时的我也属于留守儿童。那些年，每年正月十五刚过，父母就收拾行装准备进城了。我们也不觉得父母离开有多么不舍，相反，内心还有一些小小的窃喜：终于可以脱离父母的管教了。

那时的长途汽车还不多，高速公路也不像如今这样发达。为了省钱，村里的人成群结队搭乘一辆卡车进城。开卡车的人是我姑父，也是要进城谋生的。

我看到父母依次爬上卡车，身边放着大包行李，里面是他们的吃穿用度。坐稳以后，母亲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对我做一些生活上学习上的叮嘱。

卡车出发了，载着父母们对新一年的希望。他们将迎来又一年的辛苦，又一年的奋斗。他们乘着轰隆隆的卡车过路口，过收费站……他们每隔一段路程都会回望故乡，心系孩子。殊不知，我们孩童，只在大人们离开时有些许伤感，但很快就被各种玩乐占据心头。

我成年以后，我的父母都已人过中年，他们不再愿意远离家乡去谋生，他们认为农村才是他们的根。每逢过年，换作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

同样是过完正月十五，学校也开学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家乡小镇的留恋，对生活的憧憬……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春上枝头(水彩画)

马广生作

春雪

郭永忠

一夜洗寒尘，
人间花绽春。
摇枝风是假，
坠玉梦成真。
浅浅鞋痕远，
叽叽莺唱邻。
晨晴皑雪嫩，
日下万山新。

早春

李功秀

梦境在初春的夜幕中游弋
一份安详幻化成与静的交替
千种境遇万般遐思
汇成一丝慰藉与甜蜜

清晨，外面的世界风雪交融
造化出钟灵毓秀的天地
万里长空雪花飞舞
迷漫成缤纷晶莹的诗句

屋内，雾蒙蒙的窗户氤氲着
润泽
泪目中划开道道温柔的涟漪
潜心倾听那缠绵的叙述
默默地把一袭乡愁藏在心底

窗前的那盆仙客来
开得那么靓丽
一种由衷的期许从心中升起
多么期待，与你一同呼吸春的气息

1989年，我在天镇县一中补习。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中熟识的人也不多，除了老师和同学，就是马郡先生。

提起在天镇一中补习的缘由，说来惭愧。我是1968年生人，家在马家皂村，当时归属天镇县。1971年划归阳高县，我就又成了阳高人。2018年，马家皂村又划归天镇县，我又一次变成天镇人。总的说来，我跟天镇有缘。

我跟马郡先生的缘分，还是源于读书，落在文学。

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个偏科的“怪物”。因为偏科，数理化几乎都是零分，导致我初中念了6年，高中念了6年，且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后来因为我的同班同学都师范毕业当我的班主任了，学校才让我参加中考，初中毕业。因此许多人都戏谑地说：马郡君是中学生里基本功最“扎实”的。我从初二开始写小说，高二开始发表小说。高中毕业名落孙山，毫无悬念地就当了农民。后来找了点临时活儿，在阳高县制药厂一边烧茶炉一边坚持写作，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无”人员，就是：没户口、没文凭、没工作。

我在天镇一中是最后一次补习。当时已经在阳高二中、友宰高中、阳高一中轮番补习过了，再无颜面返校。后来天镇县教育局的马凤勤老师说，没地儿补习了？那好，来咱们天镇一中吧。这里你没啥熟人，不用脸红。于是，我就扛起行李，又一次入学继续补习。

进了天镇一中补习班，认识的第一个同桌，是马阿春。他就是马郡先生的儿子。

有了阿春，我见到马郡先生就水到渠成。

其实，我跟马郡先生见面，就是两次。可就是这两三次见面，对我的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城边的烽火台

左世海

一幅斑驳的油彩画
从远古展览至今
狼烟飘渺成云
风蚀的肌体
沉淀了太多传奇
每一粒沙石

每一撮黄土
都是故事的主角
野草疯长成背景
漫天的霜雪
风化为递增的年轮
向世人证明一种不变的坚定

文化馆记忆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阿春领着我来到了天镇县文化馆。当时的文化馆在县委马路南对面，几排花岗岩式的平房。里面有花香四溢，曲径通幽。马郡先生的办公室在最里面的一排。办公室设施简洁，一条大炕，一个书桌，两把椅子而已。

见面前，我就知道，马郡先生是县文联主席、当地著名诗人，所以尽管有阿春作陪，心里还是有种见大人物的忐忑。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作品”递给马郡先生，请他指教。其实也就是初中时期的所谓“文学作品”草稿，还有高中期间发表的几篇习作，就是在《北岳》杂志、《山西日报》副刊、《雁北日报》、《云林文艺》等报刊发表的几篇小小说、散文等拙作。

马郡先生接过“习作”，马上坐下来翻看起来，一边看一边跟我聊，问我都看过什么书，是怎么看书的。

我说，也没正儿八经地读过什么书。小学时没书读，就从老师厕所墙缝里偷了本《艳阳天》，尽管已经被撕得抬手去尾，还是读得如饥似渴，津津有味；村里没有文学作品读，初中有机会得到的是老师上函授用的文学教材，自己全部自学完毕；高中时听不懂数理化，经常逃课，到县城图书馆找机会“蹭书”读等等。

马郡先生看了看我，说，翻看了你的几篇作品，一看就知道你读书还是太少了。写作一定要先好好读书，这是基础，必要前提。他说关于读书，应该带着想象力去读。读书要有感觉，眼睛看着文字，心里涌着热血，脑海里幻化出各种人物形象、四季不同景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包括看家里墙上贴的年画，从一幅画到另一幅画，都要“读”出两幅画之间省略掉的细节描写和过渡的情节。想象力就是要把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的因果逻辑、来龙去脉，想出来、说清楚。带着想象力去读书，对于培养自己

马郡先生印象

阎雪君

的文学创作水平，事半功倍。

马郡先生继续说，他的经验是读书就要读好书、读精品。他说有个语文老师，年轻时读书多，写作也好，但是后来教了大半辈子语文，按理说许多文章都已经读得烂熟于心，许多学生的作文修改了成千上万，但是感觉自己的写作水平却没有进步，苦苦琢磨许久，越琢磨，越糊涂。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上了“开卷有益”的当了。

我不明白，就说，开卷有益这个成语，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读书就能得到好处。这是啥原因呢？

马郡先生说，我们得明白开什么卷、有什么益，开学生的卷（作文），得到的就是学生的益（水平）；开名家的卷（名著名篇），得到的就是名家的益（水平）。这位语文老师大半辈子读的都是学生的作文，受到的大多数就是学生们写作水平的影响。所以，他的写作能力不会有大的提升。我一听，顿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后来，我一直按照马郡先生的教诲，坚持读书。我从乡村、从县制药厂茶炉工，后来一直到我们乡里的信用社、县农行、市农行、省农行，后来到人民银行总行、华夏银行总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工会文联，我先后调了9个单位，村、乡、县、市、省、外地到北京，一个台阶没落下。就像一条鱼，从海底深处一层层跳出水面，历经各个生活层次。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边读书，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感悟写作。在书本里“读懂”生活，在生活里“读懂”书本。

马郡先生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听说你偏科太厉害，这样下去对你以后的发展不利，一个人总得先有饭吃，才能安心搞创作，以后写作一定要信心满满，学会两条腿走路，文学和生活两不误，才能越走越远。

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所以坦白地说，对于文学理论更是一无所知。那么我写小说，几乎就是全靠自己瞎琢磨，就像唱歌一样，完全是原生态。其实我的职业是金融文秘，主要是写文字材料，文学创作是业余。通过多年摸索，我独创出了“一个土豆”能够“烹饪”出“七道菜”的本领，也就是给我同样一份简短的资料，我就能分别写出：新闻、通讯、调查研究、领导讲话、报告文学、戏曲剧本、长篇小说。因此有人评价我说，阎雪君的竞争实力是写作，其核心竞争力是写作的全面性。其实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更是马郡先生的谆谆教诲：人要生存，就得学会两条腿走路呵。

电影院偶遇

我补习期间，经常逃课，特别爱看电影。天镇一中就离电影院不远。有一次，我下午逃课，没钱买票，混入电影院看电影，恰恰遇到了马郡先生。记得那次电影院里也没多少人，是一位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马郡先生看到我笑了笑，说，又逃课了吧？

观影期间，马郡先生边看边引导我说，你看这个电影好就好在它的小说故事情节精彩。一般来说小说一定是反常规的故事。我听后，就说：您既然说小说就是反常规的故事，我的理解是不是把这两个字倒过来，“故事”就是“事故”。马郡先生马上说：对，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事故是广义的事故，包括各种矛盾、危险、困难等反常。有了事故、灾难、意外、矛盾，一切皆有可能。事故是制造一切矛盾的纽带，事故也是解决一切矛盾的钥匙；事故可把最高发展到最低，由轻到重、由长到短、由情到仇、由远到近、由大到小、由好到坏，反之亦然；通过事故（矛盾的冲突）来推动“变”，常规变为反常、好事变为坏事、坏事变为好事、灰姑娘变为公主、公主嫁给穷光蛋、癞蛤蟆吃天鹅肉等。

几十年过去了，马郡先生已经仙逝，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我也没能给马郡先生送行，只能通过阿春表示一点自己的心意。同时撰写小文，以悼先生。